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電子報

第三十期 埔里平埔文化專輯：認同、追尋與回歸



人社中心

H.I.S.P

關於我們

發行單位 ||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發行人 || 江大樹

總編輯 || 戴榮賦

執行編輯 || 陳嘉霖、李瑞源

地址 ||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 人社中心

電話 || (049)291-0960 #3890、3891、3893、3894 / (049)291-1184

電子信箱 || ncnuhiasp@gmail.com

發行日 || 2019年6月

/ 本期索引 /

01	【序言】	Paparil Tavali/李瑞源，第三十期執行編輯
----	------	-----------------------------

	【我們的社會實踐】	
03	● 舞動翅膀，跟著巴宰活力飛翔	李瑞源(Paparil Tavali)，國立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08	● 誰是最佳神明代言人？平埔番祖廟導覽解說中的歷史詮釋差異	Lalu Daxa(潘寶鳳)，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社區故事】	
14	● 以 Kaisanan Ahuan 為名	Kaisanan Ahuan(王商益)，道卡斯青年、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執行長
18	● 再獻巴宰族	Daway Abuk (潘英傑)，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
23	● 從「認同」到「實踐」-做個驕傲的「噶哈巫」	Bauké Dai'i(潘正浩)，噶哈巫族大湳部落青年、逢甲大學歷文所碩士生
27	● 南部見學之旅	潘軒豪，巴宰族青年、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31	● 我畫噶哈巫族文化意象壁畫	翁勤雯(全麥麵)，插畫家、中央研究院語言所兼任助理

	【專文】	
40	● 埔里鎮「覆鼎金小丘」的文化資產意義和價值	簡史朗，國立暨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45	● 被鎖在歷史隧道裡的族群：談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	Alak Akatuang(段洪坤)，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總幹事

序言

本期人社電子報以埔里平埔文化專輯面世，算是專刊，也是回應埔里多元族群的歷史文化，特別是平埔原住民，儘管族群主題是第一回嘗試，但是我們有足夠信心，因為在人社的社會實踐過程中，深刻體會到族人堅守自身族群文化的那份執著和毅力，且是跨世代的綿延傳承，不分長幼尊卑，只惟恐無法企及自身的遙遠過去，因此，長期以來彼此砥礪學習，在相同目標底下形成特殊現象的青銀共創局面。在此，我們極願意以著尊敬的心情來宣揚他們的美麗名字，在埔里，這一群人的族群名是：道卡斯、拍瀑拉、巴宰、噶哈巫、巴布薩、洪安雅。

儘管目前教科書對平埔族群著墨有限，而社會多不熟識(更遑論和解的契機?)、儘管目前政治情勢不甚樂觀，且有被誤導之嫌；儘管這一切猶如走在高空鋼索搖搖晃晃，但這一群人並不輕言放棄，而是展開凝聚族人意志和共識的行動和串連，攜手前進一場永恆課題的認同、追尋與回歸，相濡以沫至今。

本輯專刊內容，一方面記錄時代，一方面見證時代，二者交揉銘刻當代埔里平埔的寫永詩篇。在【我們的社會實踐】，李瑞源(Paparil Tavali)研究員詳實記錄人社中心與巴宰協會的交陪歷程，猶如涓涓細流過南烘；潘寶鳳(Lalu Daxa)助理以在地兒女的筆觸，分享番祖廟成為社區亮點之後，有著多元觀點解說的在地獨特現象。

在【社區故事】，記載著小人物與大歷史的對話吟唱，清晰可見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一個時代和族群印記。巴宰協會理事長潘英傑(Daway)藉由一齣歌舞劇的演出，遙憶族人集體移墾埔里的舊日時光，進一步試圖拉近巴宰族與當代社會的距離；道卡斯族王商益，以族名 **Kaisanan Ahuan** 之名，一方面傳承先祖的榮耀，一方面承接原住民對現代社會環境的守護之責，如夜之星光；噶哈巫族潘正浩(Bauké Dai'i)以自身經驗談述自我認同的不斷轉化，最終才得確認並開始走向實踐噶哈巫之路；巴宰青年潘軒豪的一段見學之旅，體會到文化永續和青年返鄉/留鄉的重要性，還要有足夠勇氣和毅力去推動與實踐傳統文化；長期關心平埔族群事務的插畫家翁勤雯，以壁畫彩繪的特殊美感，傳達和述說噶哈巫的神話傳說、**Daxedaxe**(番婆鬼)、狩獵織布等族群文化內涵，是相當迷人的詮釋。

最後，好酒沉甕底，在【專文】，道卡斯族的埔里老先覺簡史朗老師精闢講解覆鼎金小丘在歷史文化上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實則兼具考古遺址和史蹟類的文化資產價值，意義非凡；西拉雅族的段洪坤(Alak Akatuang)老師，鏗鏘有力地談論平埔族群的復名復權運動，在原民運動裡未曾缺席的平埔族群，為何至今仍未

獲得政府應有的律法保障，平埔原住民的歷史正義何在？而公理自在人心。

平埔復名復權運動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本刊「埔里平埔文化專輯：認同、追尋與回歸」，僅以上述篇目向當代平埔族群致敬，並在爭取復名復權的人權路上，獻予深深祝福。

第三十期執行編輯 李瑞源/Paparil Tavali

【我們的社會實踐】

舞動翅膀，跟著巴宰活力飛翔

文：李瑞源(Paparil Tavali)，國立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當一個文化已經準備好了的時候，在等待的只是一個契機點，時機一到，掌握風起一刻，便能鼓動翅膀，讓眾人仰望美麗身影翩翩飛舞。巴宰文化如是，埔里平埔文化亦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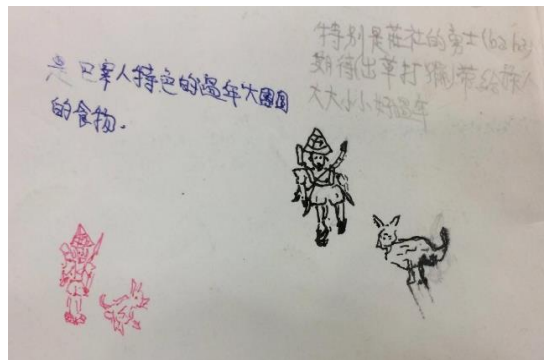
一、話說重頭：一切從船山講古開始

時間回到 2017 年 11 月 12 日午后，暨大人社團隊在愛蘭教會辦了一場「船山講古」活動，事前邀請六位巴宰族長老來講述巴宰族人在船山(今愛蘭台地)的過去生活點滴，沒想到不得了，故事一開講之後就停不下來，原本預計一個半小時的活動，順勢延長到二個多小時講好講滿。歸納這場巴宰講古的故事主題，包括回憶往事、巴宰的使命感、被遺忘的腳蹤、羅馬字的功效等等，在與會者踴躍積極的故事補充之下，總共收集到 25 則故事。

短暫的活動是結束了，留下來的故事卻意猶未盡，回憶巴宰的往事似乎正起了頭，並以歷史敘事作為向前開展的動力來源，這是講古活動之外的精彩故事，屬於愛蘭巴宰的此時此刻，銘刻當代新歷史扉頁。



圖：愛蘭教會之船山講古現場



圖：潘瓊秀長老親繪的過年打獵圖

二、讓巴宰故事向下流傳

2018 年 4 月 27 日，集合船山講古第一輪預賽中代表社區和教會的八位故事達人，齊聚愛蘭國小禮堂進行第二輪的「船山故事王」選拔，這純粹是活動的趣味化設計，讓聽眾來賓更有參與投票的臨場感。這回來聽故事的是國小四年級，

二班學生，場面熱鬧不少，多數故事是孩子們未曾聽聞過的，除了教會代表潘初枝長老勾勒早期聖誕節的教會生活回憶、潘瓊秀長老描繪巴宰過年的集體打獵情景之外，愛蘭社區謝秀美阿姨講述番婆鬼的故事，也是巴宰文化的經典傳說之一。5月29日，同樣活動在暨大附中舉行，來聽故事的是歷史課高二學生，教會代表潘瓊秀、潘英寬長老出席，後者提及年幼時光的頑皮童年印象，以及長大之後對巴宰文化的使命感。

事實上，無論是愛蘭國小四年級學生，或是暨大附中的高二生，有些學生是愛蘭台地巴宰族的孩子們，然而在**教育體制對平埔歷史甚少著墨的情況下，他們對自身文化的認識可說是空白一片，更別說族群認同了。這種對在地無感、對族群無知的教育大缺口，正是舉辦船山系列講古活動的一大考量**，不管是船山或巴宰文化，都隱含著散播關懷本土教育理念的種子。



圖：愛蘭國小場的一景



圖：盛裝出席的潘瓊秀長老

三、一場民族自我教育的肇始

承蒙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機緣下，暨大人社團隊順利媒合巴宰協會與愛蘭國小的教學活動結合一起，自2018年10月19日到11月12日，以四年級三個班為授課對象，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巴宰課程教學，包括歷史、文化與歌謠，在三位巴宰協會講師(潘英傑、潘文輝、潘美珠)用心備課且寓教於樂下，孩子們學得很開心，有知識性的、有演戲的、有歌唱的、有舞蹈的，多樣化的教學內容，讓孩子們一步一步拉近與巴宰的距離，進而喜歡巴宰文化，因為每次下課都能看見孩子們臉上堆滿了笑容，而能看見這幅畫面是這些長老們生命中最大的欣慰。

不管孩子是不是巴宰的 Lakehan(孩子)，只要能將在地文化傳達出來，就是對這塊土地的尊重，更何況是面對巴宰的 Lakehan，無疑是進行一場民族式的自我教育啟蒙，將長年無法言說而隱身台灣歷史的族群 DNA，光明而公開地教導給後代子孫，二者皆具備一定程度的教育傳承重要性。

有幸的是，在愛蘭國小的支持下，陸續再分別為一、二年級學生講述一場巴宰文化故事，以及在過年前夕品嚐傳統美食阿拉粿(Umu)的美好滋味，透過食物牽動小孩子對族群文化的初步認識。



圖：潘文輝長老以親身體驗和牽田舞蹈方式，帶領孩童認識巴宰文化

四、回到森林裡的小小巴宰身影

對原住民的認識，除了閱讀讀本、聆聽講課之餘，最重要的是要回到那個族群所賴以存續的生長環境裡去，那裡有最動人的自然語言、文化知識和一切奧妙，那裡是根，是成為巴宰原住民的堅強理由。因著這樣的體認，暨大人社中心與巴宰協會決定合辦一場開創性的二天一夜營隊，取名：小小巴宰回森林。

讓孩子回到森林裡動手實作和文化體驗，感受日與夜的遞嬗變化，瞭解巴宰族與自然界的相互適應。營隊活動由巴宰協會長老們決定課程內容，人社中心則媒合暨大附中水精靈童軍團的大孩子們，名義上是請求支援協助，實則希望營隊活動亦能捲動在地兩所學校的孩子們，一起領會巴宰森林之美。

活動確實成功，孩子們玩得很開心，回家後一直嘰哩呱啦跟爸媽講個不停，搞得父母親都反應熱烈起來了。這讓大夥兒如釋重負，同時信心大增，證明類似活動是夠吸引人的，只要用心認真準備。更讓長老們歡喜的是，來自埔里各地小學的營隊學員們，藉著口耳相傳的助攻之下，打開了巴宰族在埔里小學校園的能見度與詢問度；事實上，如何進行文化傳播和擴大參與，一直是巴宰協會視為重要目標的任務之一，這場營隊確實辦到了。



圖：潘英傑長老講解植物知識(左)；孩子們動手做竹筒飯(右)

五、永不止息的追尋與回歸

107年7月巴宰協會通過文化部「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要新創一支歷史舞劇，這是過去未曾有過的大膽嘗試，這個計畫要如何落實，族人們只能屏息以待。同樣是原住民團體的喜裂克文化藝術團，受長老邀請來擔任表演藝術總監，大夥兒9月從歷史編劇開始，10月進入練跳階段，11月巴宰過年小試身手，真正公開亮相的大型演出是108年1月28日的花博日，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一天。

就這樣經過半年時間的淬鍊，過著白天忙道具製作、晚上忙練舞歌唱的緊湊生活，連高齡長老群也跟著又唱又跳，儘管精神和體力顯得有些吃力，但族人們相互激勵扶持，時序猶如回到遷徙移墾歲月，只見越磨越剔透的情感流轉。畫面一旋，老中青三代彷彿拿著忽明忽暗的火把，在暗夜中以舞蹈身姿潛入歷史甬道，在時空片段的花火餘燼裡，更在自我追尋的迷惘與堅定之中，激發出與生俱來且鬥志高昂的巴宰魂，這是一次集體性的，也是回歸性的族群自我定位。

跳舞吧！巴宰。好好整理並記憶那齣歷史舞劇的步伐走位，一步一步將失落的歷史與尊嚴給跳回來，藉以完整與安頓身心之必要，成為生命中的儀式協奏曲。舞步是世代之間的呢喃對話和文化傳承，族語歌謠是引領回家的月光小徑，無須再探問著族群該何去何從？此刻，超越時間，最是真實。



圖：巴宰孩子參與舞團演出(左)；巴宰歷史舞劇成員的集體合影(右)

六、小結

從 2017 下半年度迄今，暨大人社團隊一路陪伴著巴宰協會，有幸見證這一切的機緣奧妙，愛蘭巴宰以著堅強無比的信念和生命力，長期構築文化認同和語言復育的精神堡壘，是在這樣的厚實基礎下，迎刃有餘地在各個面向展開文化教育的進程，同時擴大社會參與的動能。整體來看，這是愛蘭巴宰在認同、追尋與回歸的歷時縮影，也是醞釀許久的一次能量抒發；事實證明，只要找到適當的表達語言形式，便能意念純粹而力道驚人。

當一個文化已經準備好了的時候，在等待的只是一個契機點，時機一到，掌握風起一刻，便能鼓動翅膀，讓眾人仰望美麗身影翩翩飛舞。巴宰文化如是，埔里平埔文化亦如是。

(全文完)

【我們的社會實踐】

誰是最佳神明代言人？平埔番祖廟導覽解說中的歷史詮釋差異

文：Lalu Daxa(潘寶鳳)，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專任助理

1823 年開始，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先後移入埔里，原居新社、石岡、東勢等地的噶哈巫族人也沿著大甲溪上游輾轉遷來，1850 年後才陸續在眉溪兩岸定居，建立牛眠、守城、大湍、蜈蚣等四個聚落，由於民風剽悍，又鎮守盆地邊緣，埔里人稱之「四庄番」。

在 1871 年集體改宗基督教之前，噶哈巫的信仰已呈現祖靈和民間信仰並存的狀態，據說番太祖信仰也是自原鄉帶入，番祖神話敘事中至高神的地位和種種保護村莊的聖顯傳說奠定其公神的地位，然而鑄刻金身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起源說法更是眾說紛紜，為其增添更多神秘的色彩。

一、番祖廟成為社區亮點

目前埔里地區的社區觀光多屬生活文化類型，如農村體驗等。少有像蜈蚣這樣以廟宇文化為亮點的。學界嘗以棲地(habitat)、遺產(heritage)、歷史(history)、手工藝(handicrafts)等四 H 的範疇來界定部落旅遊，這些蜈蚣社區大致上都符合，以類型來區分，蜈蚣社區還囊括平埔文化、宗教觀光及近年來最被重視的生態旅遊¹，除了社區內原有的楓香巨木群外，還有附近的鯉魚潭、蝴蝶棲地等生態資源。

蜈蚣社區目前的接團模式有社區參訪、學校參訪、小旅行、生態導覽、旅遊、大陸參訪、暨大課程等等，其中生態導覽近年有暨大 USR 團隊進駐輔導，已有十數名解說人員通過認證。

蜈蚣社區在過往並沒有吸引大量遊客的條件，因此解說人員大多由社區幹部擔任，2015 年平埔番祖廟安厝後，才開始有了宗教觀光的需求，而導覽也就以曾擔任過正副爐主的地方賢達為主。平埔番祖廟逐漸成為社區亮點後，來訪遊客幾乎都會進廟參觀，有不少人直接指定參訪，也吸引不少好奇的遊客慕名而來。

¹ 2005 年行政院所發表的生態旅遊白皮書中明文規定：必須聘用了解當地自然文化的解說員，自此旅行業開始任用當地解說員，奠定部落旅遊經濟的重要基礎，各地導覽解說訓練密集展開，話語權終於不再由領團、導遊專斷。



圖：筆者(右)帶領台北遊客在番祖廟前做 ayan 牽田體驗/何萬福攝

二、導覽中遇到的各種課題

平埔番祖廟的參訪性質屬於非典型的宗教觀光類，因為他既無富麗堂皇的廟宇，也無西拉雅公廨般的平埔意象與儀式，若非那五個大字：平埔番祖廟，相信許多人無法察覺其與一般的廟寺有何差異，此時導覽顯得格外重要。

如何透過導覽去傳達或形塑或再現蜈蚣獨特的歷史空間與背後的歷史脈絡，轉譯與選擇是極其重要的。

平埔番祖廟包含廟宇建築、文物、歷史、神話、族群互動等主題，也因此導覽多由地方賢達來擔任，難以假手他人，即使學者有能力自己導覽，也常請出主委或耆老來致意或分享，因此導覽內容會因家族傳承和個人經驗而產生差異，可喜的是，蜈蚣的文史導覽是未經包裝的，但也因此會碰撞出一些未經規避與意外的課題：

1. 番與汗名化

噶哈巫人自稱「番」²，劉還月曾在《尋訪台灣平埔族》一書中提到，這是他走遍全台發現的獨特現象。其實番的字眼在四庄無所不在，如四庄「番」

²蜈蚣社區面對「番」字的自在，可從最近的「換番所」歷史空間再現活動中看出來，筆者原提議也可改成換「翻」所，經過一番討論，沒想到在場居民都同意：我們都有番祖廟了，還會在乎多一個「換番所」嗎？

過「番」年、「番」太祖、「番」婆鬼……等等。有一說四庄「番」連結到祖先驍勇善戰的光榮記憶，因此才能沿用至今。

然而番這個字眼因涉及敏感性，常令到訪遊客感到驚訝，曾有遊客回去後來電好心勸告，認為現代化社會應盡量擺脫番這種汙名化的字眼。也有老師當場就諄諄告誡番字的不適用性，面對這些「指教」，導覽者也只能苦笑，卻也無言以對。後現代中充滿解殖、轉型正義的批判氛圍，有時可能矯枉過正而忽略了地方性的價值。

2. 吃番肉的歷史

從中、西文獻上都可看到清代全台沿山線上的村落有吃番肉的現象，其中又以胡適的父親胡傳在埔里市街親眼所見販賣番肉的景象最令人咋舌。有導覽員半開玩笑地分享他在原住民部落聽到的說法：「我們賽德克只是出草你們，你們居然把我們吃掉」，也許他認為開個玩笑有助於拉近跟遊客的距離，但是這樣赤裸裸未經轉譯的陳述，對於不熟悉台灣史的一般遊客而言，帶來的是反而是更多的文化衝擊與刻板印象的加深？

3. 漢化是原罪？

番祖廟號稱為全台第一間原住民祖靈廟，遊客一開始會被「平埔番祖廟」五個大字吸引而踏進廟裡一探究竟，看見番太祖金身的王爺裝束，陪祀神分別是哪吒三太子和文財神，再看向外面的五營兵將，私底下的反應都是，這已經漢化了！？

對於漢化的議題，大家幾乎是不約而同地主動對外承認，導覽者主動表示自己已經漢化，是一種對現況無可奈何的表現，也放棄了闡述主體性的機會，忘了去思考其他可能的表述選項？

現今原住民仍持續被外界以「傳統」形象與內涵報導，因此當持續演變、發展的漢人社會遇見「保持傳統」的原住民社會，漢化的議題就不會停止。然而「漢化」仍是有待客觀研究的社會現象。除了「涵化」和「文化合成」理論外，在某些原住民/平埔族群社會中，也出現相當程度對漢文化之「文化內捲化」(cultural involution)的效應。Involution 原義是「轉或捲起來」，表達「一種盤繞起來的、複雜的、紛繁混亂的事物，一種特化的產物，內捲化也被視為是一種革新、文化變遷的一種生存形式。如何從其中找出自身的價值是極其重要的。



圖：番太祖金身與三太子、文財神/簡嘉琳提供

4. 什麼是真實？

筆者有觀察到有一位導覽者會將三太子等兵將以漢化一言以蔽之，番太祖的顯聖故事也絕口不提，認為那是神話而非事實，卻把某些學者的大膽假設作為導覽的重點。而另一位賢達乃著名法師之後，則對靈異之說深信不疑，同時自己也從文獻中結合出一套說法，另一例是廟外某信士設立的石碑，上面的「沿革」說得頭頭是道，但是與一般認知大相逕庭，據說是來自番祖的啟示？三人所認定的「事實」看來都來自自身經驗的連結，然而在地方知識的範疇哩，並沒有所謂的「客觀事實」存在，而可能是社會協商和再詮釋的結果。

5. 迥異的番祖來源說

番太祖 apu tatawan³原是噶哈巫神話中的至高神，也是唯一被雕成金身的祖靈，關於番祖信仰的起源說法，最無爭議的部分是番祖(信仰)來自新社，隨族人遷到埔里，有歧異的部分分為兩個說法，一說是最初先落居於鐵山，後因愛蘭巴宰族集體改宗，導致番祖淪落至蜈蚣安身立命，一說則指出番祖原為嘉義(諸羅縣)人，同時又是潘敦之子潘士萬的化身，像潘達歪、以勇(賽德克名)這種都是勇士的名字，有時筆者會聽到潘達灣的字眼，筆者推測這可能是聽過父親講過 apu tatawan 的印象，但又沒學過噶哈巫語，因此才跟潘

³守城 96 歲的潘德興說:apu tatawan 是一種符仔名，潘應玉: apu tatawan 的法術千變萬化，而他的法術是向 tabalaluan/峭壁鬼(類似魔神仔)的學的。潘寶鳳採訪。

達歪結合在一起？而噶哈巫人都姓潘，因此潘達灣就這麼產生了？但筆者在其父親所撰寫的手稿中的番祖咒有看到 apu tatawan 的日文音譯，也許他不諳日文，因此沒有發現？



圖：暨大師生參訪平埔番祖廟/劉慶山攝

三、傳遞在地知識，是否只能有一套話術？

筆者過去從事旅遊業，又擁有族人及人社中心的雙重角色，偶爾會陷入兩難的糾結，卻也很小心避免自己過分介入，雖然在地觀點不一定等同史實，但同等珍貴，因為有時怎麼說不如為什麼這麼說來得重要，如果直接以是非黑白去論斷，那反而陷入去脈絡化的思維。

而我們所能提供的也大多是學術界的文獻，包括過去的田調，然而到底番太祖的本質是否已經轉變，是否被加諸太多的想像和拼貼，都是值得再討論的。過去的 apu tatawan 已逐漸被遺忘，兩年前，封神榜上無名的番祖被晉升為王爺，過去番祖被賦予抗番的功能，而今沒有太多人記得這段歷史，而文財神後來成為陪祀神，滿足了現代人的心理需求，而廟旁信士自立的碑文則反映著另一種對族群的建構與想像。

理事長面對目前說法不一的現象，也直覺應該要改善，同時生態導覽機制已漸上軌道，未來可能也將與文史接軌，社區接的計畫案，勢必導入文史課程與導覽系統。也許有一天，蜈蚣社區的導覽會變得統一而制式，蜈蚣正在建構屬於自己的言說系統，望著導覽者娓娓道來的生動神情，未來有可能因過度轉譯或故事

行銷而產生另一種面貌，筆者不禁迷惑了。

參考書籍

洪秀桂，1972，《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

宋汶廷，2002〈文化資產作為文化觀光真實性探討-以裕仁皇太子台灣行啟為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楊德睿譯，Geertz, Clifford（克利弗德·紀爾茲）原著 2002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台北：麥田。

(全文完)

水沙連人社中心新夥伴

潘寶鳳，去年(2018)甫從台師大台文所畢業即返鄉埔里並加入水沙連人社中心團隊，負責「埔里生活生態博物館」相關業務。目前主要駐點於眉溪四庄，推動文化復振、社區遊程開發等工作，另外亦負責「埔里地區紙藝&紙鎮計畫」。寶鳳為噶哈巫族人，曾任職於旅遊業，具有多年的文化旅遊、文化復振經驗，是人社中心不可多得的生力軍。



【社區故事】

以 **Kaisanan Ahuan** 為名

文：**Kaisanan Ahuan**(王商益)，道卡斯青年、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執行長

生長於埔里鎮紅瓦厝聚落的我，聚落被農田樹林圍繞著，使得我與自然環境有很多深刻的接觸，也經常隨著長輩在山林間走動，不自覺的學習了許多傳統民族知識，像是採集青苔，捕獲田鼠等等，當時年幼的我天真的認為那就是台灣人的日常。

直到我升學考上台中高工，與都市的同學們互動之間，當我提及走鏢、牽田等等埔里日常活動時，同學們卻用著疑惑的眼光看著我，並且問道：「那是什麼？」。那一刻我才猛然發覺，原來埔里的風俗習慣，在外人眼中是與眾不同的，種種文化差異的衝擊，也在我心中埋下了許多疑問，但未能得到解答。

我是道卡斯族！

大學時期，當我準備到苗栗讀書，與家人閒聊之際，我的阿嬤突然告訴我：「其實我們在苗栗後龍有親戚，阿祖說我們是從後龍遷徙來埔里的」，我頓時感到徬徨，我似乎對我的家族背景感到陌生，而且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些，多年以來累積的矛盾，促使我踏上第一次尋根的路程；當我第一次隻身造訪苗栗後龍新港社時，看見社內的老年人都穿著同樣的紀念衣，衣服上印著大大的字樣「道卡斯族新港社牽田祭」，接著我又在聚會所的牆面上看到一排捐獻芳名錄，有著大量的「劉姓」及「鍾姓」人家，而我的家族恰巧來自鍾姓支系，我便詢問了一位長輩：「請問這邊的人都姓「鍾」嗎？」，他親切地回應：「姓鍾的是我們這邊道卡斯族的大姓哦！」，那一刻我心中有個聲音強烈告訴我，我的血脈我的根源，來自這裡，我是道卡斯族。

為了瞭解我的家族和族群歷史，我開始閱讀大量有關道卡斯族的文獻紀載，以及埔里地區文史工作者的田野紀錄，驚覺埔里的歷史和族群關係，遠比我想像的要複雜，甚至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佔有非常重大的位置，在文獻上也能清楚看到我從小生長的聚落道卡斯族房裡社英勇抗戰的身影，而道卡斯族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甚至影響中台灣許多族群的生活延續至今，也間接引發台灣西部各原住族群部落大遷徙到埔里的歷史，但是，這些歷史這些故事，在國家的教育中從

未告訴我們，甚至在原住民的身分權利上，也尚未給予平埔族群在人權上的補償和正義。

成立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

2015 年當我回到家鄉工作時，深刻地感受到，族人的文化和記憶在消逝，這些都非常需要有年輕人的傳承和紀錄，而埔里各個族群的年輕世代，又面臨生活經濟和文化傳承的雙重壓力，因此我與拍瀑拉族的蘇莘討論決定成立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這個平台，希望透過這個聯盟，協助弱小的族群發聲，也串聯各個族群的力量，讓每個族群的文化傳承都能夠得到協助；聯盟的成立漸漸開始帶動埔里地區族人之間的共識凝聚，也多次透過行動及討論，讓中部平埔族群的聲音能被台灣社會看見，也更深入的結合社區和文史工作者的資源，慢慢建立屬於中部平埔族群的能量和風向。



圖：作者與道卡斯青年會成員合影

2016 年我引薦埔里手繪畫家翁勤雯到苗栗後龍進行彩繪牆創作，將族人的祭儀文化呈現在社區空間，透過圖像建立族群的文化認同，也召集了苗栗後龍道卡斯族的年輕人一同創立了道卡斯青年會，並且舉辦多次文化學習的課程與耆老訪談，紀錄道卡斯族的傳統文化藺草編及石滬採集知識，拉近族人與文化的關係，道卡斯青年會更肩負起籌辦「道卡斯族牽田祭典」的責任，從祭旗的製作，祭儀古調與舞步的練習，一步步將專屬於道卡斯族的牽田祭完整的呈現給祖先，當牽田祭典儀式中的「祖靈大旗」高高舉起時，也象徵著身為道卡斯族人，那份獨有的榮耀和歸屬。



圖：道卡斯族新港社牽田祭畫面

在文化學習的過程中我也跟著道卡斯族語老師劉秋雲學習母語，2018 年在族人與家人的鼓勵之下，我鼓起勇氣使用道卡斯語進行新詩創作，並非常榮幸獲得了「教育部第六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道卡斯語類別」，那是道卡斯語第一次用文學的方式呈現在大家眼前，雖然道卡斯語仍然不能在國家的鄉土語言教育課程中被合法的教學，但族人不曾放棄過對母語傳承的熱情，我也不可避免的選擇去承擔這份傳承的責任，透過各種文學、歌曲創作的方式，盼望將道卡斯的聲音流傳給後人。



圖：教育部第六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在台東大學頒發獎項

山林環境就是延續傳統文化的命脈

因為從小與山林的關係很密切，我深刻感受到近年氣候變遷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尤其對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更是有著危及生命的影響，而未正名原住民(平埔族群)在沒有法律規章維護權利的狀況下，族人在生活環境的安危更是需要國家政府的協助，因此我開始參與了國際氣候變遷議題的串聯行動，這項行動也讓我有機會接受「英國衛報 The Guardian」的專題採訪報導，將台灣原住民的聲音和訴求傳達給國際，並透過媒體向政府呼籲國家應注重環境與原住民族的關係，制定能幫助台灣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因為山林環境就是原住民延續傳統文化的命脈。



圖：登上英國衛報新聞網站首頁

「Kaisanan」在道卡斯語有星星的意涵，「Ahuan」則是傳承自我祖先的名字，當我與耆老討論命名，並開始使用「Kaisanan Ahuan」作為我身為道卡斯族人的真實姓名時，我便感悟到這個名字被賦予著必須承擔起，身為台灣原住民在文化傳承與人權捍衛的責任，而這條族群的道路上，我才正開始起步，未來還有更多夢想與關卡要與族人齊力完成，我將會試著與夥伴合作提升家鄉埔里的人文素質，壯大族群的能量，更要札實自身的根源，也盼望共同生活在台灣島嶼的人民能有機會對土地母親的故事和歷史有不同面向的認識，找到身為台灣人的價值。

(全文完)

【社區故事】

再獻巴宰族

文： Daway Abuk (潘英傑)，南投縣巴宰族群文化協會理事長

一個被遺忘了的族群，我們不願意繼續蹲在黑暗不見陽光的角落，我們要走出來，我們要舞出自己生活的韻律，要高聲吟唱自己的母語歌謠，幾十年的文化斷層，我們要一步一步的重新建立修補，恢復自己的自信，恢復自己的尊嚴。

「啪啪…」，觀眾席方向傳來陣陣如雷掌聲，這是 2019 年 1 月在台中花博原生秘境的展演。「啪啪…」，四月二十號晚上又在埔里仁愛公園展演，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再一次掌聲不斷，每次聽到台下傳來震耳的掌聲時，展演台上的巴宰族每一個人心裡面是激昂，感動的，眼眶泛著淚水，忍不住滴滴淌出，濕了臉夾，與滿身的汗水融合在一起，濕潤了每個人的心田。我們不是專業表演團體，上台展演只是為了自己的文化復振傳承付出行動，以巴宰文化背景，用歌舞劇方式來詮釋巴宰族人遷徙到埔里的滄桑史。

我接觸到了許多社會各階層朋友，對談中提起對平埔族群的概要認知，所得到的竟然是有很多人還完全陌生，甚至不知道有巴宰族這一個族群，還有很多人都誤認，以為平埔族群在台灣島上是一個單一的族群，比如住在埔里週邊的泰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平埔族群他是一個統稱，類似高山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的區分，平地原住民少數已經成為法定原住民，大多數（平埔族群）都未列入法定原住民族，其實不管現在被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或還沒有被認定的平埔族群都是台灣島上的原住民。

法定的原住民有十六族，而平埔族群又分為十三族，分佈在台灣各地，埔里的平埔族群就有七個族群聚居在這裡，巴宰族群只是平埔族群中單一的族群。社會人士為什麼會對所有平埔族群都是那麼的陌生，細細道來卻是一段心酸血淚的滄桑史，都不是平埔族群自己願意的，首先要說的，住在埔里所有的平埔族群，他們的源鄉原居地，是從苗栗到彰化沿海一帶的原住民，巴宰族群的源鄉是現今豐原，神岡，后里，潭子這一區域。包括巴宰族在內，遷徙聚居在埔里的平埔族群，因為源鄉生活環境一次又一次遭遇外來政權的侵吞，搶奪，壓迫，在源鄉已經無能為力繼續居住生活，因此在西元 1823 年前後，中部平埔族群大遷徙到各地，來到埔里的就有七個平埔族群。



圖：「再獻巴宰族」舞劇中自原鄉遷徙至埔里的橋段演出

來到埔里之後，還是過著傳統的文化生活，說著自己的母語，來到埔里還是念念不忘源鄉，所以埔里很多很多的聚落莊社名稱都是沿襲源鄉的名稱，就巴宰族來說，愛蘭=烏牛欄，鐵山=阿里史，愛蘭梅村社區=大瑪琳，都是源鄉聚落的名稱，其他族群亦然如此，沿襲自己源鄉名稱。巴宰族在源鄉的信仰是一般民間信仰，來到埔里後，因緣際遇，族人因為受重傷接受外國醫療痊癒，接受了外國傳教士基督教信仰，於 1871 年巴宰族大部分改信基督教。

近代再一次的政權華語政策，壓迫族人不能說自己的母語，包括講台語，不能辦自己傳統文化活動…，這些都不是族人願意的，所以許多人完全不知道有所謂的平埔族群，不知道有巴宰族群，這些都是很正常的認知，但是這一群人還是活生生的住在你的隔壁，也許是你的親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這一群人都被遺忘了。



圖：筆者(中)與「再獻巴宰族」舞團成員

「再獻！巴宰族」，一齣歌舞劇的呈現，我們有自己的傳統生活文化，有自己完整的母語，歌謠，舞蹈。一個被遺忘了的族群，我們不願意繼續蹲在黑暗不見陽光的角落，我們要走出來，我們要舞齣自己生活的韻律，要高聲吟唱自己的母語歌謠，幾十年的文化斷層，我們要一步一步的重新建立修補，恢復自己的自信，恢復自己的尊嚴，要讓社會人士，公部門也好，重新肯定平埔族群的存在，巴宰族的存在。

以下一段我用族人潘英寬所詮釋的一篇新詩來表達巴宰族人的心聲，這一篇新詩是教育部 98 年舉辦的原住民文學創作優等得獎作品，原作品是巴宰母語與中文對照。

我族本名為巴宰

Niam reten a Langat ka Pazih sen

昔日已存在的腳蹤

Uhuza saw ka nahada minaxirese a zinakay

曾遭管轄者遺棄

Niam a daxe ka darawen tapuru liaka niam a apuapuan ka pasuaahen taumala。

悲情的巴宰角落的孤兒

Maxirese a Pazih ka maxa zukuzukan a rakihan °

再逢異族朋友來忘記

Uhuza a taubaret ka paxarihat lia yaminan °

我們巴宰有暢達的語言

Yamin Pazih ka nahada hauriak rahan °

感人憶祖歌謠舞蹈

Hada Ayan a araway iu mutukah a pirutut °

走鏢牽田傳統文化

Paarazem a laalualua iu maaxalit a paarazem °

更有豐富的人文氣質內涵

Apuapuwan pinasubin dahu a mutudu iu maxababaza' an

回想起我們 saw (人) 的腳蹤

Maxakekela zinakayan aunu niam a saw.

胸懷填滿了憂傷

Malaleng di zukuzukan a reten paka mariteket a hinis a saw.

眼眶含著無奈的淚水

Dareden a hinis mudukun di abaxa ka haideng.

背負著復振的沉重包袱

Yamin tatih a saw ka puhuruhur haideng lia.

一晃一晃的腳步欲向何方

Pasuritas a saw ka mausay muzakay di assay.

被遺棄的巴宰

Mitun-I Pazih ausin paxarihat apuapuwan pinasubin a aidisaysay.

用你自己的語言高聲吶喊

Miadali makawas talima a rahan mataru

勇敢訴說巴宰獨特性格

Mekela a Pazih ka nahada riak a paxu saw.

當燦麗的旭日東昇

Kiaaren iu pedesax a lizax a marukat di daya.

你已佇立在陽光照耀之處

Yamin ka mitunay di tumariah a daxe minah.



圖：族人自製、搭設具有巴宰風情的舞台佈景、道具

以「再獻，巴宰族歌舞劇」來詮釋 1823 年大遷徙到埔里愛蘭的真實歷程來呈現表達，透過這齣歌舞劇，讓巴宰族人凝聚力更深，老老少少的參與演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期待，要讓社會大眾來看見巴宰族活生生的聚居在這一塊土地，讓大家看見巴宰族的傳統文化。這一齣歌舞劇中唱母語歌的，跳舞的，幕後有些人用盡心力準備整齣戲的各個情節道具，舞台的背景佈置，一一都是滙集了族人以傳統方式去思考準備、完成。這齣歌舞劇有了這些道具，背景佈置，增添了舞台上的情境逼真完美。一時之間，我們仿佛又回到了二百年前遷徙的氛圍，族人的腳蹤是翻越險峻的高山，涉水，大逃難的老老少少互相扶持來到了埔里，巴宰族選擇愛蘭台地，今日又稱之為船山，遷徙至今已屆二百年，今日族人依然定居於此。

因著這齣歌舞劇的展演呈現，給觀眾或是關注巴宰族的朋友，看見巴宰族就是與大家和睦相處在一起，聚居於埔里的愛蘭=烏牛欄，透過這齣歌舞劇也喚醒族人對自己的認同與自信。

(全文完)

【社區故事】

從「認同」到「實踐」-做個驕傲的「噶哈巫」

文：Bauké Dai'i (潘正浩)，噶哈巫族大湍部落青年、逢甲大學歷文所碩士生

不斷透過學習與行動實踐中，學習當一個當代的噶哈巫人，並以文化當作我們對抗政府最強而有力的子彈，讓更多人關注噶哈巫文化存在且瀕危的事實，對政府的漠視進行抗爭與控訴。

活得像個原住民

「要活得像個原住民」這句我在原民台的「青年 TUPA」節目中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讓朋友李瑞源至今印象深刻，並希望我能到課堂分享後寫成文章，與大家分享自身的族群認同生命歷程。接下這個任務，難得讓我能繁忙的課業與族群工作中，忙裡偷閒了一些時間，翻開大學時期的舊照片，看著看著竟然墜落了那段熱血滿點的青春歲月。

我是一個住在「都市」的「非法」⁴原住民，父親為埔里大湍部落的噶哈巫族人，對我來說，部落就只是個父親放假回去探望奶奶的「鄉下」，我們總是能在大水溝裡翻石頭捉螃蟹，堂兄弟們在眉溪游泳玩水，跟著奶奶採集箭筍、野菜，撿拾田螺、鴨母螺，在滿是蚊子的山上撿拾野生百香果，在田埂中奔跑捉著夢想中的紅蜻蜓。從小到高中畢業，我想我應該跟許多都市小孩沒有甚麼不一樣，在父母與長輩們的期望下，國中開始我的課業似乎也填滿了我的生活，對於原住民的認識，來自於九族文化村或父母的同事們⁵，高中時期參加來義鄉小丹林部落的排灣族婚禮，開啟對於原住民文化新的認識，排灣族貴族的盛大婚禮，彷彿讓我進入到另一個「夢幻國度」。

高中畢業考上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不僅是對於學術知識的大解放，也是對於台灣這片土地及原住民族認識的重要開端。在高雄依山傍海的度假勝地，喔不！是學術殿堂，享受著無家長管束獨立自主的大學生活。參加社團、夜衝墾丁、機車環半島、到各地吃喝玩樂，是學業之餘的悠閒時光。因為在高雄念書，每凡來義的乾媽從台中回部落參加婚宴時，都會邀我一同前往，也因著這樣的機緣開啟了我再次認識排灣族的機會，並在一次次的實地接觸中了解和建構對於排灣族的基礎知識。因此，在大二下起我最愛的遊玩地區，已經從台南的古城小吃轉向高

⁴ 筆者以諷諧的角度笑稱自己為非中華民國政府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

⁵ 父母的工作夥伴中有噶哈巫族、賽德克族與排灣族。噶哈巫族都是大湍部落的叔叔們，賽德克族為春陽部落嫁到大湍部落 tata(噶哈巫語言姑姑、阿姨的意思)與他的親屬們，排灣族則是從來義小丹林部落遠嫁到台中的 Ina(噶哈巫語言媽媽、排灣語媽媽及阿姨的意思)，筆者的乾媽。

屏地區排灣族和魯凱族部落⁶。透過自己的探索與參加原住民文化學習工作社，陸續走訪不同原住民部落，在玩樂中學習在地文化並參與當地祭典，對於原住民的文化也從對異文化的探索轉變為對原住民文化的喜愛，更喜歡融入當地人的生活⁷，並規劃活動帶領同學、好友學弟妹們一起前往旅遊。這段期間在原住民部落所體驗到的生活，竟然似曾相似於習以為常的大滿部落生活。然而，平埔族群是原住民嗎？他和被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有甚麼不同呢？平埔族群真的如書本說的都漢化⁸消失了嗎？

部落尋根：開始認識平埔

關於平埔族群的相關書籍、衛惠林教授的《埔里巴宰七社誌》、風潮唱片的《巴宰族 Ayan 之歌》都是我認識自身文化的素材。一堂通識課程〈平埔族文化導論〉，課程以清朝文獻為主，內容講述文獻中泛平埔族群的文化，也讓我開始對於平埔族群有另一番的了解，期末報告以噶哈巫族為主題，重新開始再認識父親原生部落的噶哈巫族文化。經過一連串的洗禮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奶奶與周遭鄰居說的密語：「四庄話」就是噶哈巫語；原來父親回部落總是會到「公廳」跟大家一起「烤火聊天」是傳統慣習的遺留；原來殺豬時，喝豬血、吃生肝、製作生醃肉不是漢人也會從事的飲食方式。許多實際的生活體驗，也與書本所陳述的似乎充斥了許多矛盾。為了深入了解族群的文化，我開始利用週五晚上放假坐著夜車從高雄回到台中的住家，隔天一早騎了近二個小時的摩托車回到埔里大滿，即使是下著大雨，似乎也澆不熄我的熱血，就這樣開始了我的部落尋根之旅。

認同的轉變-從四庄番到噶哈巫

剛回到部落，除了一些親屬關係較接近且居住在老家四周的親戚外，我幾乎不太認識其他人，而許多部落的人也不認識我，於是，「我是 XXX 的兒子(或孫子)，請問我要叫你甚麼？」成為我在部落自我介紹後，必定詢問的口頭禪！透過自身的親屬網絡，我開始這些陌生的「親戚」⁹們。從這些親戚口中得知隔壁部落還有很多耆老會講噶哈巫語，於是，我開始認識守城部落的潘永歷老師，藉由他

⁶ 當時主要前往茂林多納、三地門、霧台、舊好茶、好茶、來義、小丹林、佳興等部落。

⁷ 除了來義的親友們外，也特別感謝茂林多納村的郁德芳先生、柯阿香女士、的的女士，讓我在多納村也有另一個家的感覺。舊好茶部落的小獵人杜義雄 ama 與官媽，謝謝你們的堅持，讓我看見人與大自然相互關係，一種新的生活態度與價值，也謝謝妳們讓我成為這個家的一部分，也謝謝你們對於我從事噶哈巫族文化復振的鼓勵。

⁸ 「漢化」為站在漢人的本位主義上的用語，不同文化本身並無高低的位階，而是兩種文化互相融合產生的「合成文化」，故應該以「涵化」稱之更為恰當。本文依舊一般大眾的刻板印象且習慣之用詞，且凸顯因「漢化」而「消失」的錯誤概念，並以本註解加以解釋之。

⁹ 由於，傳統部落中的親屬關係往往是複雜的，因此強烈建議大家去調閱戶政事務所中，日本時代的戶籍謄本並繪製屬於自己的家系譜。由此可以更容易且有系統地了解自身的親屬關係。

贈與的噶哈巫語九階教材，開始透過自修聽著 CD 內容學習族語，並利用返回部落期間語族人練習對談，一步一步從語言、部落歷史、遷徙史、各式文化慣習等... 從各個面向學習噶哈巫文化，於是我的自我認同從大湳人/四庄番轉變為平埔族/巴宰族¹⁰，在轉變為噶哈巫族¹¹。

當時回到部落時，噶哈巫族已經成立跨四庄的「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積極從事噶哈巫族的文化復振工作，我也於 2003 年參加了在大湳部落舉辦的「噶哈巫族過番年」活動，也積極參與台灣原住民各族群的祭典活動。大學畢業後，完成了枯燥的軍旅生活，回到台中工作並持續關心族群文化，開始積極參與了「南投縣噶哈巫文教協會」的實際運作，如：2009 年在西拉雅族的主導下，全台平埔族群串聯，一同站上凱達爭取平埔族群復名復權的運動、協助舉辦噶哈巫族過番年活動、參與部落開設的族語課程、響應狼煙行動聯盟活動，在 228 當天於地理中心碑施放狼煙，呼喊正名訴求等...。

學習當一個當代的噶哈巫人

幾年下來族群活動的參與，深深感受到的是，許多噶哈巫族耆老想要傳承文化卻苦無青年承接，在他們「不放棄」的精神的感召之下，使我不斷透過學習與行動實踐中，學習當一個當代的噶哈巫人，並以文化當作我們對抗政府最強而有力的子彈，讓更多人關注噶哈巫文化存在且瀕危的事實，對政府的漠視進行抗爭與控訴。或許是族群運動的成果，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視平埔族群的文化復振，於是原住民族委員會成立「平埔族群事務推動小組」，提供經費補助，協助平埔族群進行文化復振的相關工作。2014 年在牛眠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潘世傑的邀請下，開始於牛眠部落規畫執行以「織品文化復振」為主軸的平埔聚落活力計畫。

對於噶哈巫族而言，織布文化是從斷裂到重接的過程，部落已經沒有善於織布的耆老，典藏在博物館中的物件成為了我們最重要的老師。為了確認文物的正確性及文化意涵，我們透過數位典藏網站找尋文物並檢視物件、採集地與相關資訊，挑選幾組物件前往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及國立台灣博物館進行文物的拍攝，將拍攝的照片，透過部落耆老訪談，找尋屬於噶哈巫族文物的記憶。

為了能達到將傳統服飾織回的目標，我們在部落進行了一連串的織布學習培訓計畫，從簡易織帶機開始學起，一直到桌上型的織布機。不僅如此，我們也從文獻的蒐集與紀錄，梳理噶哈巫族於織布工藝與文物的相關紀載。目前，我們已

¹⁰當時普遍學界認知噶哈巫是巴宰族的亞族，由於，受書本的影響，我也曾有這樣的觀念。當時，耆老告訴我說：「噶哈巫是噶哈巫，跟巴宰不太一樣。」我還拿著書本去「糾正耆老」，明明學者是這樣寫的。現在回想起來，更顯得自己當時的「無知」。

¹¹ 我的自我認同的歷程或許跟一些人不同，我們小時候比較清楚的知道我們是「大湳仔」的「四庄」的，反而平埔和巴宰的概念都是書本和別人告訴我們的，然而，真正回到部落才深刻知道原來我們有個很美的名字，叫做噶哈巫。

經蒐集國內外超過 200 件文物並透過文獻的對照，進行整理歸納的工作。2017 年開始，我們在國寶級織布工藝師尤瑪·達陸老師的帶領下，試圖著手分析典藏在博物館中的物件，尋找祖先曾經留下的織路，解開在織布中隱而不現的密碼，透過實作與祖先跨世代的連結。2017 年與台灣大學原民中心合作之特展〈我是噶哈巫〉，也展現四年多來噶哈巫族的織布復振成果，成功再製出了大湳部落潘阿金女士的嫁妝布與伊能嘉矩所採集的織花布片，並於 2018 年成功自行分析織紋並成功織做出第一件重製的噶哈巫族服飾。

族群文化的傳承，需要族人認同自己的族群身分，凝聚共識，轉化為文化學習的動力，才能在活出族群的當代面貌。

每個部落每個族群都有屬於自己的精彩故事，然而學術/書本與部落學習認知的矛盾也迫使我回到校園，持續探索相關知識，透過學術的訓練，未來能以族群的角度論述自身的認同與文化。最後，期望透過這一篇分享，以我自身人生的經驗，能給大家一些鼓舞，一起踏上這條漫長的「尋根之路」。

(全文完)

【社區故事】

南部見學之旅

文：潘軒豪(巴宰族青年、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專任助理)

在參加見學旅行之前，我就很想知道，我們烏牛欄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究竟外面是如何持續地讓族人和組織有活力、有力量，這點讓我很好奇，於是我帶著心中的疑問，到現場去尋找可能的答案。

為什麼想參加

對於南部平埔各族的聚落，我的認識都是來自書本和不同的媒體，對於如高鐵廣告所說：「真實的 be there」的生命經驗，其實是空白且有距離的。唯一跟此次見習之旅稍微有聯結的機會，是去年因為工作需要進到甲仙區，在經過小林村和更往深處的紀念公園時，透過別人介紹才開了腦袋中對這塊未知地圖的迷霧。

能有機會參與這次的見學，首先要感謝父母的邀請，再來要感謝暨大人社中心的阿源哥、寶鳳姊姊的用心規劃，帶著大家南下交流、學習。此次參訪有三個點：臺南市東山區東河里的吉貝耍、台南市左鎮區左鎮里的左鎮長老教會、高雄市杉林區的日光小林，這些都是在推動文化的復振和傳承上非常有指標性的據點。而我的關注點主要放在「以文化來進行的社區營造」和「將文化融入舞蹈中的表演」兩項。

巴宰自 1999 年起開始進行近二十多年的文化復振，在學習語言和舉辦傳統過年的工作上有一些累積，2018 年末首次將遷移史用舞台劇的方式來演出，我的家人和教會的幾位長輩們都有投入在其中，文化傳承的作法由原本的靜態轉為動態。文化就活在我們的生活中，在參加見學旅行之前，我就很想知道，我們烏牛欄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究竟外面是如何持續地讓族人和組織有活力、有力量，這點讓我很好奇，於是我帶著心中的疑問，到現場去尋找可能的答案。

見證與學習

第一項「以文化來進行的社區營造」的部分，要提到的是台南的吉貝耍，當天的見學上半場是室外行程，由段洪坤老師帶領大家認識部落，這裡就像是個普通的鄉下村莊，特別之處是他們還保有非常完整的傳統儀式與祭儀，在村莊的不同角落，都有許多文化的意象，有小朋友的塗鴉畫，還有傳統故事的座椅，透過這些裝置藝術，讓人可以在公共空間就能感受到文化的氣息，但非常可惜，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全部看完。



圖：於吉貝耍部落學堂聽段洪坤老師解說

下半場是在室內，我們到了部落教室，段老師用簡報的方式，先行報告現在平埔運動的進度，還有現今面對的困難，看見前輩仍然為這個目標努力，覺得自己真的要多加油。中午時間我們在同一個位置享用風味餐，料理的特色是將在地的民族食材放入每道菜當中，並將料理的文化元素畫在部落教室四周的牆上，對於來部落參訪想了解文化，想吃當地特色食物的人，這個地方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飯後我們沒有改變位置，繼續在部落教室裡面進行麻繩的編織，這個體驗活動很特別，我們從原來的葉子將其抽成細絲，之後搭配搓揉將兩股細絲交錯地綁起來，最後將製作完成的繩子加裝金屬圈和裝飾品，變成漂亮手作鑰匙圈。

以上是一日吉貝耍文化小旅行的其中一種套裝行程，整體來說有外有內，有動也有靜，我覺得還不錯，這邊很用心在設計上面，用藝術創作的方式將文化導入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將屬於在地的故事畫出來，這方面吉貝耍做得很不錯，是個很有飽足感的行程。

日光小林「大滿舞團」

第二項「將文化融入舞蹈中的表演」的部分，要提到的是高雄的日光小林。下午短暫的在左鎮長老教會參訪之後，我們就拉車到日光小林，因為已經到了晚餐時間，我們就在活動中心吃晚餐，現場的菜和食器都有特別用心包裝，總體來說餐點味道不錯，份量也夠，風味餐之後就是現場看「大滿舞團」的表演，百聞不如一見，終於讓我看到了。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在演出結束後，表演者和現場的人有互動和分享的時間，大家能在看完表演之後，跟遭遇災難留下來的族人，面對面的對談，透過這樣的過程，參與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也讓表演者透過這樣的過程，慢慢的療傷。令人感動的是小林村的人，在災難最後，願意打開心連結彼此，最後成立了舞團，讓小林村住著大武壠族的人，這個意念深深的植入在他們的心中與社會大眾的心中。



圖：於小林村紀念公園進行導覽

接下來去當地的寄宿家庭休息也是一個亮點，這些接待的家庭就是台上表演的舞者們，族人開放他們的家庭讓我們住在他們當中，透過在家中的聊天了解小林人的生活，因此我們對小林的認識就不單只是台上，我們也與他們的生活、生命有連結。

看見與反思

現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從無到有，我認為第一個關鍵是「有長年的累積」，現在看到的吉貝要是執行了 20 多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做基礎調查，將其吸收消化，才有能量可以執行不同的工作和產出。

第二關鍵是「培養青年人」，這次到吉貝要和日光小林，都看到有一批願意投入文化傳承的團隊，因此有前人辛勤的耕耘和新血加入，工作才可以有延續。

最後的關鍵是「勇氣與毅力」，在日光小林，他們讓人感受到不只是想要有個安居且舒適的地方而已，大滿舞團的表演者身體力行，勇敢的站出來，努力去推動與實踐傳統文化的精神，讓大家看見自己，這點是很不容易的。



圖：作者與父母合影

這次的見學除了上述的三項關鍵之外，吉貝要和日光小林都找到符合部落中可以賺取合理報酬的方式，畢竟現實生活也是重要的，有生活才能有延續，有延續才會有更多人回來，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文化，藉由此方式文化就能繼續活下去。

「地基打得穩，青年人回的來，文化留下來」。

最後用這一段話祝福同樣也在為傳承努力的同伴們，同時也期許我們自己，找到屬於我們生存之道，巴宰加油！

(全文完)

【社區故事】

我畫噶哈巫族文化意象壁畫

文：翁勤雯(全麥麵)，插畫家、中央研究院語言所兼任助理

身為壁畫創作者的我，也能夠在彩繪壁畫的過程中精進自我，學習更深刻的文化內涵。不論是在彩繪過程中和族人的互動，或是透過壁畫將自己做田野時所聽到的故事分享給大家，對我來說都是很棒的經驗。

噶哈巫族人居住在南投埔里的牛眠、大湳、守城、蜈蚣崙等四個部落。雖然噶哈巫族至今仍有十多位耆老會使用族語，也很努力地復振自己的語言文化，但是目前尚未被政府認可。

2015 年我在因緣際會之下來到牛眠部落學習織布、守城部落學習族語，因此發現噶哈巫族的美麗，進而開始學習噶哈巫族的語言與文化，也以自身的專長彩繪噶哈巫族文化的圖畫，於 2017 年、2019 年，分別被邀請到「牛眠部落」以及噶哈巫冰店「阿里婆手作甜品」彩繪壁畫。

牛眠部落活動中心鐵捲門



圖：噶哈巫族早期男女工作圖-女子織布

2017年，牛眠社區營造員潘正浩邀請我來到社區彩繪鐵捲門，將「噶哈巫族早期男女工作圖」畫在兩面鐵捲門上，希望透過這兩面畫，讓人們可以認識噶哈巫族早期的生活樣貌。當時由潘正浩提供我要畫的景象、人物的服裝等元素後，我再以電腦繪圖軟體草擬構圖，經過多次確認和修改後，晚上將完成的草稿投影到鐵捲門，並將草稿的線條謄寫在鐵捲門上，以便進行後續工作。



圖：孩童參與彩繪過程

那段期間的行程都很規律：早上我在外頭畫著壁畫，阿嬤們在裡頭跳著健康操。到了中午，我和她們一起吃牛眠活力健康站準備的中餐。下午畫累了，我會進去活動中心探望織布的阿嬤們，和她們一起聊織布。彩繪過程中有許多親友帶著食物來探班和幫忙，也有社區的小朋友和我一起彩繪鐵捲門，一邊彩繪，一邊認識認識噶哈巫族的文化。

在我彩繪「男子打獵」時，為了畫出男生背的籐籃，我將弟弟翁子堯和守城已故耆老陳金榜學習編織時所作的籐籃帶來現場參考，有一位年約 70 歲的耆老看到籐籃，就說「小姐，你怎麼會有這個籃子！這個是我年輕時背的籃子啊！」接著我問他是什麼時候背籐籃的，他說「50年前了！那時候我才 20 歲，以前這個籃子都是用來裝便當的。我都用這個籃子背著便當去山上撿木柴，撿到的木柴就放到溪裡讓他順勢往下流，到了下游處就用牛車把木柴載運回家。」接著耆老也補充「不過我以前背的籐籃比較高、比較尖，你的這個籐籃比較圓」。



圖：噶哈巫族早期男女工作圖-男子打獵

冰店「阿里婆手作甜品」



圖：十多位牛眠族人來到「阿里婆」的新店面協助搬遷及施工

「阿里婆」冰品店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西康路 80 號，是牛眠族人潘世傑和他的妻子游佳樺經營的冰店，其中的仙草冰、手工芋圓是店內的熱門冰品。因為老

闆的媽媽叫做潘阿里，故店名取為「阿里婆」。老闆潘世傑是牛眠部落頭目潘日新的後代，他的家族至今仍然會在農曆 11 月 14 日祭祖。因為認同自己的文化，他曾經和牛眠部落的族人一起學織布，也和族人一起到博物館測量記錄噶哈巫以前的器物和服飾。而在「阿里婆」店內也可見許多地方都有使用噶哈巫圖騰的元素。

「阿里婆」原本位於埔里第三市場內，後來因故而搬家，在 2018 年 11 月，也就是搬家前兩個月，世傑大哥來問我「阿里婆要搬新家了，你要來幫新家畫壁畫嗎？」。

噶哈巫故事牆



圖：壁畫彩繪過程

世傑大哥說「我們希望店內的這幾面牆可以畫起源傳說、番婆鬼等...關於噶哈巫族的圖畫。讓客人來這裡吃冰，也可以透過每一面壁畫認識噶哈巫族的不同面向。」世傑大哥除了給我一個大方向去思考如何構圖，也給我充分的空間發揮我的想法，因此我將自己參與部落活動的經驗、文獻資料、到四庄訪查耆老所聽到的故事，融入壁畫中，依序完成了「番婆鬼」、「牽田」、「Abuk 的故事」、「走鏢旗」四面壁畫。



圖：番婆鬼

「番婆鬼」是一面介紹黑巫術的壁畫。在以前，噶哈巫族善於巫術，其中分成「白巫」和「黑巫」。白巫是會用巫術讓夫妻和解、治癒傷口等...良好的巫術，而黑巫就是我們所謂的「番婆鬼」，會以巫術捉弄人，甚至使人發瘋。

在埔里，番婆鬼是許多耆老的共同記憶，長輩會拿番婆鬼來嚇做壞事的小孩，甚至現在還有耆老曾經遇過番婆鬼。

據說在以前四庄的巫術非常厲害，就連鄰近的族群都知曉噶哈巫族的巫術。番婆鬼不分男女，若要成為擁有強大巫術的番婆鬼，就必須把一碗飯丟進糞坑裡詛咒發誓，代價是會變窮，或殘廢，或絕子絕孫。

牆面上的「香蕉葉」、「貓」、「嬰兒」、「手持的葉片」都代表著番婆鬼的巫術。「香蕉葉」代表著傳說番婆鬼會將香蕉葉夾在腋下飛行於空中、「貓」代表著番婆鬼會換上貓眼睛，因此在黑夜中也能自由行動、「嬰兒」代表番婆鬼最愛吃小孩的心肝，如果小孩的心臟被吃了，胸口會有五爪印。「手持的葉片」則是我去做田野時聽到的說法，據說番婆鬼可以隨手拾起一片葉子或雜草，對其施念咒語後丟在路上，路過的人只要碰到就會「中」了。壁畫上也有族語 *akhéhan a baabu* 「小孩的心臟」、*balan* 「貓」、*pakusa kuduxu* 「施咒」、*daxedaxe* 「番婆鬼」。



圖：牽田（唱 aiyan）

根據耆老潘德興口述，農曆 11 月 15 日是噶哈巫大過年的日子。過年之前會去打獵、釀酒、做醃肉，11 月 13 日抓大魚、11 月 14 日抓大豬、做阿拉粿、祭祖。到了 11 月 15 日當天早上族人會在部落敲銅鑼，通知大家「大過年的日子到了！」接著中午走鏢賽跑，晚上牽田唱 aiyan。當天晚上大家圍著火堆輪流講故

事，也有人帶著自己釀的酒、自己做的醃肉、阿拉粿來和大家分享，就這樣持續四個晚上。

牽田時會有一個人敲銅鑼，除了在一開始敲銅鑼通知大家來參加，在每一個人唱完一首 *aiyan* 也會敲銅鑼表示故事講完了，可以換下一個人繼續講了。

圖畫上寫著「*aiyan no aiyan, aiyan no la ita*」是所有 *aiyan* 的曲頭和曲尾，*aiyan* 有許多不同種的曲調，唱完曲頭的 *aiyan* 後開始以 *aiyan* 的曲調講故事，講完再以曲尾的 *aiyan* 代表故事結束。*aiyan* 的內容多半是講述祖先的英勇事蹟、起源傳說、日常生活，或是抒發個人心情。由於早期生活困苦，因此有許多 *aiyan* 講著悲傷的故事，加上滄桑的曲調，讓人聽著聽著都忍不住掉下淚來。



圖：起源傳說-Abuk 的故事

噶哈巫族有兩個起源傳說，分別是「洪水傳說」以及我畫在牆上的「Abuk 的故事」。畫面中的人是故事的主角 Abuk，島嶼代表台灣，山腳下的炊煙代表 Abuk 後來生活的地方。守城已故耆老潘郡乃曾以 *aiyan* 傳唱這個故事，至今牽田時，大家依然繼續唱著潘郡乃所寫的這首 *aiyan*。牆上的族語「*alo tumala ohoza a pasukuan*」意即「來聽以前的故事」。

這個故事說著一個叫做 Abuk 的年輕人，為了孝敬父母帶著獵刀和弓箭前往深山狩獵，但到了半路突然害怕遭受猛獸攻擊，因而下山改往海邊去。

他在海邊看到一隻大海龜在生蛋，便開心地伸手去撿海龜蛋，撿完海龜蛋之後，他看到一顆蛋還沒生下來，便急著伸手去拿，海龜嚇得將還沒產下的蛋縮回去，同時 Abuk 的手也跟著被吸進去，就這樣被海龜帶到大海裡去了。後來 Abuk 在海邊清醒過來，找尋這個島嶼上是否有食物或人煙。後來他看到餘燼，便循著餘燼往上查找，沒多久便看到不遠處有炊煙，於是就往炊煙的方向去，就這樣和那裡的人一起生活，成為後來的噶哈巫族。



圖：走鏢旗

早期噶哈巫族的織布技藝相當精湛，在衣服、織帶、走鏢旗上分別可看見不同形式但皆有相當特色的花紋。潘德興耆老說「噶哈巫族以前會織布，到了日本人來了以後就有現成的布可以買。」因此沒有人織布了，這個技藝也就沒有被傳承下來。牆面上繪製的是噶哈巫族「走鏢旗」的部分圖紋，由於它的底組織是斜紋組織，因此布面上的菱形並非方正的菱形，而是傾斜的。在早期走鏢的得勝者可獲得族人織作的走鏢旗，可用來縫製衣服。而得勝者不但會受到眾人尊敬，部落的女孩們也會愛戀著他。



圖：在店內的兩間廁所皆有彩繪圖畫搭配族語單字

結語

壁畫可以美化一個環境，更可以將族群的文化內涵輸出給大眾，讓大家來到阿里婆、來到牛眠部落...都可以在這裡認識噶哈巫族的語言文化。而身為壁畫創作者的我，也能夠在彩繪壁畫的過程中精進自我，學習更深刻的文化內涵。不論是在彩繪過程中和族人的互動，或是透過壁畫將自己做田野時所聽到的故事分享給大家，對我來說都是很棒的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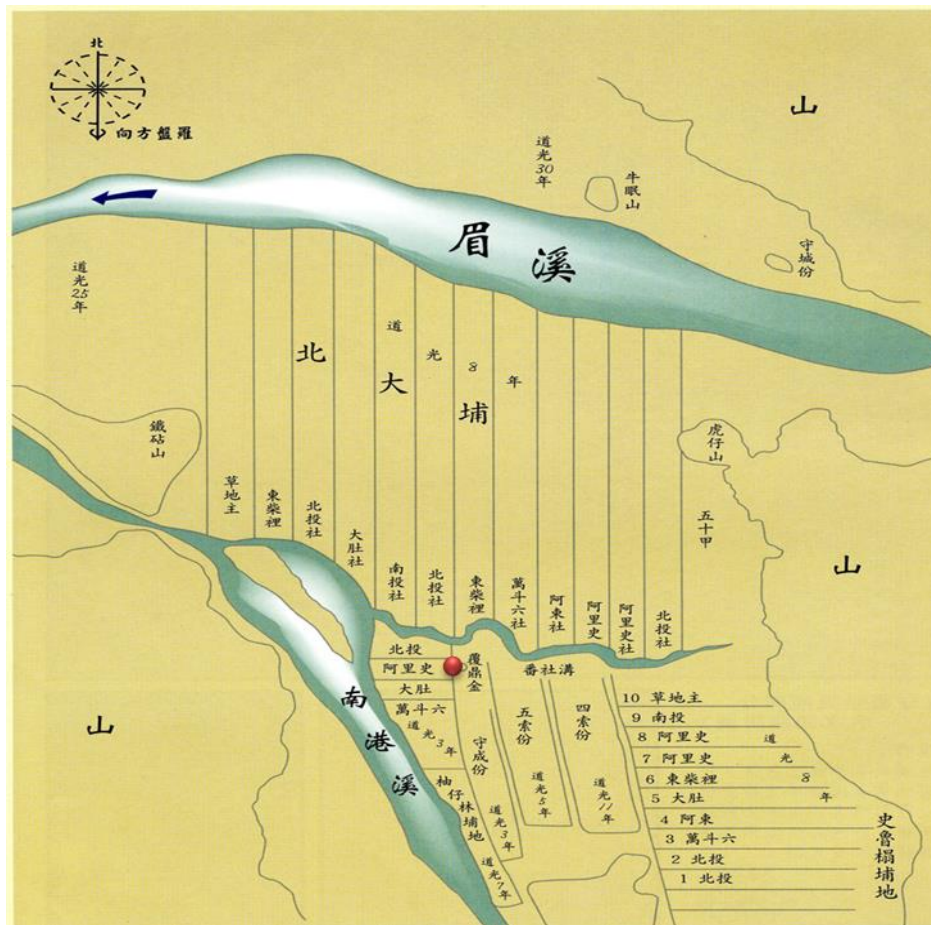
能夠以自身的專長來推廣文化，讓我感到很開心。希望將來可以繼續用自己的專長，為自己所喜歡的人事物創作。

(全文完)



覆鼎金小丘除了是一個明確的史前考古遺址之外，它也是歷史時代初期埔里在地原住民族「埔社」的舊社址，同時又是西部平埔族群集體遷徙來埔里時的早期聚居地，覆鼎金小丘至少具備了這三種特殊的文化資產意義。

民國 91 年（2002）筆者在進行《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專書撰寫時，尋訪「埔里社（自稱蛤美蘭社）」的舊社址，多方比對公、私文獻所載，確認現今埔里鎮隆生路 111 巷 76 號前、名為「覆鼎金」的小丘即為史冊所載的「埔社」舊社址所在地。



圖：以埔社的社址覆鼎金為核心的埔里盆地開墾進程示意圖

當時的覆鼎金小丘一片荒溼漫草，高約十餘公尺，形狀如同一個倒覆的淺鍋（鼎），其地標示為「埔里鎮第一公墓」，顯然是埔里最先設立的公共墓地。調查時發現有清光緒年代的墓碑，山頂也有十餘座日式的墳墓，標示大正、昭和年號，也有不少是二戰後民國年號的漢式墓碑。

筆者先於小丘西側農地旁的墓地上，發現數件砂岩打製的斧鋤類工具和板岩磨製的石槍頭，接著撥開草叢在數處已經遷葬的墳穴附近又發現數件史前器物，經由地表調查，覆鼎金小丘可以確定為一處未經正式登錄的史前考古遺址。

只是這個史前考古遺址可能因為被做為墓葬的墳場，因而遭受嚴重的破壞，畢竟墓葬行為是向下挖掘墳穴的土地使用行為，密集的墓葬即代表地下文化層可能因而被大量的破壞。



圖：地表採集的史前夾砂陶口緣的部位(左)、地表採集的砂岩打製斧鋤類工具(右)

緊臨墓地，環繞在覆鼎金小丘四周的是民間私有的農地，種植甘蔗、果樹、蔬菜…等農作物。民間的土地使用習慣一向是往公家或無主的土地逐漸地侵墾過去，於是在靠近小丘東側的邊緣，就出現了因為削土擴張而形成的約一公尺高的連續性駁坎，正好成為觀察覆鼎金小丘原始地層的最佳標的，當駁坎上稀疏的植被稍微清理以後，可以清晰的看到地層中有文化層的現象，含夾著若干史前的夾砂陶片、砂岩打製斧鋤類石器。

除了確定覆鼎金小丘是一處史前的考古遺址之外，也可確定覆鼎金小丘周邊應仍保留若干完整的史前文化層，可以提供我們瞭解早昔生活於此地的先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內涵。在出土物的比對上，覆鼎金史前考古遺址的文化類型與大馬璘遺址非常相似，相對年代大約在距今 2400 年前至 1700 年前之間。

這些資料經過收集整理之後，發表於 2004 年出版的《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七期）：南投縣》一書之中。



圖：覆鼎金史前考古遺址出土的石刀和斧鋤類石器



圖：覆鼎金史前考古遺址出土的板岩磨製石槍頭和箭鏃



圖：覆鼎金史前考古遺址出土的夾砂陶片

覆鼎金小丘及其周圍一帶是埔社的「舊有社址所在地」，這在清帝國的文獻史冊中也有明確的記載。道光 3 年（1823）秋季，主管臺灣北路涉番事務的「北路理番分府」同知鄧傳安依例來水沙連內山巡視，當時埔社遭逢慘絕人寰的「郭百年屠殺侵墾事件」不久，人員遭蒙嚴重傷亡，惴怖之餘，透過日月潭

水社的引介，招請臺灣西部平原丘陵地帶的平埔族群來埔里同居共守，理番同知鄧傳安在他所寫的〈水沙連紀程〉一文中，對此趟巡視的過程有詳細的記錄：

「遙見埔里社，一望皆平原，此界外之最曠處也，埔里社番及招來諸熟番皆跪迓於道，即延館於覆鼎金山下之番寮，山之高不三丈，登而眺遠，四雍如一，乃知二十里平曠中惟埔里一社，餘社俱依山。……今熟番聚居山下者二十餘家，猶藉當日民人佔築之土圍以為蔽，誅茅為屋，器具粗備。」

從鄧傳安的記述來看，二百年來「覆鼎金」的地名一直都存在，並沒有消失或更換。

留傳於埔里的平埔族古契文書中，也清楚地記載著平埔族當年集體受邀入墾埔里時，最先確實是環居於覆鼎金小丘的四周，道光 3 年時先墾成覆鼎金西側和南側的埔地；道光 5 年、7 年時，覆鼎金小丘的四周圍已經完全墾成，道光 8 年（1828）時再擴及外圍更大面積的「史魯榻埔地」和「北大埔埔地」。大致上可以說：今天埔里盆地內屬於埔社的土地，在道光 8 年時絕大部分都已經開墾成為熟田，並且由入墾的各族、各社平埔族人鬮分完畢，平埔族人依各自的鬮分地所在處散開耕作，並且建立了各自的村莊聚落，這也是現在埔里鎮三十幾個里的前身和由來。

綜上所述，覆鼎金小丘除了是一個明確的史前考古遺址之外，它也是歷史時代初期埔里在地原住民族「埔社」的舊社址，同時又是西部平埔族群集體遷徙來埔里時的早期聚居地，覆鼎金小丘至少具備了這三種特殊的文化資產意義。

在民國 105 年 7 月新修頒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可以歸類為有形文化資產項目下的「考古遺址類（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遺物、遺跡，而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和「史蹟類（指歷史事件所定著而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文化資產。毫無疑問的，對於埔里鎮而言，這裡是一處具綜合性、極其重要、亟須特別保護的重要文化資產。

然而遺憾的是：埔里鎮公所歷任主政者和權責單位，對於覆鼎金小丘的文化資產意義和價值，似乎並無任何具體的認知。

2008年時鎮公所曾經發布消息，要將覆鼎金小丘興建為「平埔族紀念公園」，計畫內容包括設置平埔族紀念碑、圖騰意象、歷史展演步道、栽植刺桐花林。2018年周鎮長在任最後一年將覆鼎金小丘規畫為「社區運動公園」，並完成小丘上的墳墓起掘工程發包，隨即交由承包的民間土公業者進行小丘上的墳墓起掘作業。

工程進行時，筆者在現場採集到被挖掘出土的史前文化遺物，向文化局舉報施工單位有破壞文化資產情事，於是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相關規定，要求停工會勘，經專家學者現勘，確認覆鼎金小丘確實為一處史前考古遺址的所在地，接著再正式向文化局提報，希望能成為被指定登錄的「考古遺址類」文化資產。



圖：2019年「覆鼎金墳墓起掘工程」造成破壞(左)；起掘工程現場及地表採集文化遺物(右)

其實「覆鼎金小丘」的文化資產意義和價值應該是複合性的，亦即它既是「考古遺址類」的文化資產，同時也是「史蹟類」的文化資產，目前提報為「考古遺址」只是權宜性的做法。對於埔里鎮而言，覆鼎金小丘為一處極其重要的綜合性文資標的，鎮公所應該著眼於這樣的格局來規畫覆鼎金小丘，如此才能將它的價值發揮到極致。

(全文完)

【專文】

被鎖在歷史隧道裡的族群：談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

文：Alak Akatuang(段洪坤)，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總幹事

18年過去了！到底是怎樣的心態、怎樣的腦袋、怎樣的人權觀念，讓一個平埔族群返原的歷史正義行動在推、拖、拉下，一變再變…

台灣自有人類以來，被泛稱為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中，最早遭遇外來殖民政權迫害的就是平埔族群。在歷史的錯誤描述下，這群早期被稱為「熟番」的原住民，被歧視、被列為消失、漢化的民族。1980年代受原住民還我土地、入憲運動及本土化運動的影響下，平埔族群的族人翩然現身在街頭，在部落向外發聲，一方面申訴自己的族群身分被政府剝奪、權利被忽略，一方面努力復振族群語言文化，努力活著、用力呼喊著，等著被社會看見、被重視。



圖：平埔族現身 1980 年代原民運動

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

1980年代是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的啟蒙期，跟著其他原住民兄弟姊妹們上街頭，一起為集體原住民的權利努力，當時參與的族人只有噶瑪蘭族、凱達格族及少數西拉雅人。直到 1990 年代興起一波本土化運動，政府鼓勵興辦地方文化復興，學界注意到各地還有著氣息的平埔族群，開始有一批學者，如：潘英海、詹素娟、林清財、鄧相揚等人投入人類學、歷史學、民族音樂學等的田野調查研究，讓所謂「平埔文化」一時蔚為風盛，這股風氣帶動平埔族裔的地方文化工作

者，開始追尋紀錄老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如：噶瑪蘭族影像紀錄學者 Bauki Agaw 潘朝成、巴宰族潘大和、西拉雅族的筆者及馬卡道族的潘謙銘等，也因為族裔覺醒積極從事族群相關工作後，對於自己族群身分被剝奪、被汙名產生極大的不平，串聯集結後展開一波波的復名復權運動。

2001 年在台灣平埔原住民協會成員的奔波號召下，全台各族：噶瑪蘭族、凱達格蘭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噶哈巫族、拍瀑拉族、洪雅族、西拉雅族、大武壠族、馬卡道族等約 500 多人集聚台北立法院參加「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的公聽會，這場公聽會應該是平埔運動的一個起手勢，記得當年出席的原民會官員說：平埔族能不能成為原住民，事涉全體原住民權利問題，尊重平埔族群的原住民認同，但是能不能成為原住民關係到法律的問題，還要好好研究討論。

沒想到一研究討論就是 18 年過去了！到底是怎樣的心態、怎樣的腦袋、怎樣的人權觀念，讓一個平埔族群返原的歷史正義行動在推、拖、拉下，一變再變，成為了台灣歷年來各種社會運動的奇案？20 多年的族群運動耶！還沒開花結果...。



圖：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群公聽會

泛平埔族群運動持續努力

2002 年噶瑪蘭族復名復權運動成功，成為平埔族群第一個被政府承認的法定原住民族，其實只是將原本擁有平地原住民身分的部分花蓮、台東地區噶瑪蘭人

族群別從阿美族或其他，歸回噶瑪蘭族而已，廣大的宜蘭地區噶瑪蘭人依然沒身分；2006年起以西拉雅族為首的泛平埔族群運動，更積極進行街頭運動、法律訴訟及體制內抗爭等行動。

這段時間的政府回應的只是願意在「文化面」給予支持，甚至原民會措辭失當批評平埔族群爭身分是「乞丐趕廟公」行為：沒有徵求全體 50 多萬原住民同意，怎能成為原住民？

在行政訴訟過程，堅持平埔族群在補登記為平地山胞的三次中沒自動前往鄉鎮公所登記，就是視同放棄，不得恢復。幾紙行政命令竟然剝奪人民的自我認同權，而且拒絕重新登記，不承認錯誤，這是個號稱亞洲民主國家典範的台灣該有的做法嗎？在多方壓力下，原民會看似退讓，其實不然！2012 年丟出讓平埔族群恢復法定身分的三個方案：

1. 歸還完全權利與現有平地原住民相同；
2. 權利雙軌與現有平地原住民有差異性；
3. 另立平埔族群委員會。

召開多場公聽會讓族人、法定原住民共同參與討論凝聚共識。三場下來大部分族人認為第一案才是符合公平正義，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是原民會所想見，當然繼續進行推、拖、拉政策，並且散播出「資源搶奪、排擠」的威脅論，引起原民界恐慌，進而一起抵抗平埔返原的發展。

筆者從 1990 年代參與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原民會官員私下、公開排斥誠實面對同為被迫害的平埔兄弟回家，並且以資源搶奪、政治瓜分來煽動社會情緒的「堅持」一直沒變。



圖：平埔族正名遊行活動

又是一波政治的詐騙與凌遲

2015 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政見中首度將「**歸還平埔族群原住民族身分及完整民族權利**」列入，歷經 20 多年折磨的族人，彷彿在闖暗的隧道裡，看見了那亮光，走到了最後一哩路，豈知，又是一波政治的詐騙與凌遲。礙於政治現實，表現出無奈心情的政治人物，三折四扣下推出修改原住民身分法增列「平埔原住民」，「權利另以法律訂之」政策，動用所有資源強推「先求有、再求好」對付原民政策的一貫手法，說服部分所謂運動領導者、族群領袖，進入廟堂體制內任要職，也跟政府一起來說服族人推動這政策，但是還是有許多族群是不領情，這三年來已造成平埔族群嚴重的分裂。



圖：平埔族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法治策略公聽會

這樣包藏禍心的修法，必須揭開糖衣來看，首先修改身分法增列平埔原住民，已經違背當年許多族群運動先烈的理想，原住民就是原住民，沒有什麼山地、平地之分，又增列平埔原住民一項，是錯上加錯！

許多族人也「體諒」政治現實，建議暫定此法，可是必須要列入但書，也就是要有「落日條款」，讓平埔原住民的修法中有讓大家恢復原住民完全權利的機會，但是這樣的聲音一直不被正眼看待！再則，修改身分法中最關鍵的誰能取得「平埔原住民」身分？此法中訴求採「尊重認同原則」的奇怪寬鬆模式，簡單說只要是任何一個人懷疑自己有平埔血緣，找到日治時期戶籍任何一位親戚，甚至是好...好...遠房親戚，種族註記為「熟」就可以登記為平埔原住民。

據可靠消息，原民會已委託學者進行符合這樣資格的國人，在內政部戶政系

統內進行研究統計，初步做出符合者有 104 萬人！這樣的認定法，對嗎？好嗎？符合族群認同本質嗎？為何處處阻擋的原民會突然如此佛心來著？探其可能，還是希望透過平埔人口爆量來合理化、強固化「資源搶奪威脅論」，平埔族群取得原住民身分後，可能個人權利的部分是「零」啊！現有法定原住民才 56 萬多，平埔一進來有 104 萬，哪個政治人物不怕？最後淪為跟現狀一樣，有了身分但是政府只給語言文化的集體權，這是 20 多年運動想要的結果嗎？

身份法躺在立法院已經 2 年多，還在協商中！有些族人急了，想要動員族人給立委壓力，趕快通過此法，恰當嗎？這樣的爛法，還要強推過嗎？更悲哀的是還有人鼓動族人要回到另創像客委會一樣的平埔族群委員會！做運動如果做到連最後尊嚴都不顧，這樣的族群運動已經失去價值。族人慎思啊！

(全文完)